



汉语语音史讲话

HANYUYUYINSHIJIANGHUA

邵荣芬



汉语语音史讲话

邵 荣 芬

天津人民出版社

汉语语音史讲话

邵 荣 芬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 1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3/4 字数 93,000

一九七九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9072·6

每册：0.29 元

前 言

汉语语音史这门科学在我国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明、清两代研究这门科学的学者很多，贡献很大。本世纪初以来，由于材料的扩大，方法的改进，取得了更为优异的成绩。但是一些专门著作，术语多，符号繁，写法又不通俗，初学很不容易读懂。再加普及工作又没跟上，因此至今了解这门科学的人还很少。由于这门科学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能起很重要的作用，它的普及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们写了这本《讲话》。希望通过它能够深入浅出地把汉语语音史的一些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介绍给读者。

为了读者学习汉语语音史的方便，也为了满足有人想在这方面作深入研究的需要，我们在本书的后面加入一项附录，对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又多半是难懂的文献，做了扼要的评介。

邵 荣 芬

1977年 11月于北京

目 录

一、引言	(1)
(一) 学习和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意义	(1)
(二) 汉语语音发展的几个阶段	(4)
(三) 语音发展的规律性	(5)
(四) 古代汉语语音知识是怎样获得的	(5)
(五) 语音名词解释	(10)
(六) 音标说明	(11)
二、上古汉语语音	(14)
(一) 怎样利用《诗经》的押韵和汉字的谐声	(14)
(二) 上古汉语声母	(24)
(三) 上古汉语韵母	(28)
三、中古汉语语音	(32)
(一) 怎样分析和利用反切	(32)
(二) 中古汉语声母	(38)
(三) 中古汉语韵母	(41)
四、近古汉语语音	(46)
(一) 怎样分析《中原音韵》的声韵类	(46)
(二) 近古汉语声母	(50)
(三) 近古汉语韵母	(52)
五、汉语声母系统的发展	(57)

(一) 浊声母的清化	57)
(二) 从 l 类声母到 佻母	60)
(三) j, q, x 的两个来源	63)
(四) zh, ch, sh 的三个来源	65)
六、汉语韵母系统的发展	70)
(一) 介音的发展	70)
(二) 韵母主元音的发展	71)
(三) 韵尾的发展	82)
七、汉语声调系统的发展	87)
(一) 中古声调和上古声调	87)
(二) 从中古的四声到现代汉语的四声	89)
附录 汉语语音史重要文献评介	93)
韵书	93)
宋濂跋本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93)
《广韵》	98)
《集韵》	(103)
《古今韵会举要》	(108)
《韵略易通》	(115)
韵图	(119)
《韵镜》	(119)
《通志七音略》	(128)
《四声等子》	(131)
《切韵指掌图》	(137)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140)

引 言

（一 学习和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意义

作为人类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也和世界上一切其它事物一样，是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语言史就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历史。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要清理古代汉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就必须研究作为汉民族文化形式的汉语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汉语史这门科学的课题。可以设想，几千年来如果没有大批学者在汉语史研究这方面所作的不断的努力，我们今天要清理浩瀚无际的古代文献，语言上的困难就将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是旧时代的学者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成就毕竟是有限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建立科学的汉语史则是今天广大语文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但是研究汉语史的作用还不仅仅在于它能为研究文化史或其它方面的历史服务，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能为了解、掌握和应用现代汉语服务。恩格斯指出：“要了解‘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

如果一不顾它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成，二不顾同类的活的和死的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可见语言史对现实语言的了解、掌握和应用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汉语语音史是汉语史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由于语音是语言的表现形式，汉语语音史比起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来，占有更为优先的地位。不了解汉语语音史，要想弄清楚汉语语法史，特别是汉语词汇史，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清代人所以在古代汉语词汇和词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就是因为他们古代汉语语音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原故。

除了对研究汉语史本身的作用以外，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对我们当前的语言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所以把北京语音确定为标准音，除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因素以外，北京语音的发展趋势代表着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总趋势这一点，也是重要的依据。当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制定“老国音”的时候，学者们硬把北京话中早已消失的ng声母和入声调强加于北京音系之中，这就是逆汉语语音历史发展趋势而动的一种做法。其结果只有以失败而告终。

在我们确定北京音中个别字的语音规范的时候，汉语语音史也为我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例如，北京话的“波”字有b和p两种读法。我们在确定规范的时候，选定了b，而屏弃了p，就是根据的历史。原来按照语音发展的规律，“波”应该读b，而不应该读p。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好古，而是因为只有合乎语音发展规律的字音，对全国各个方言才会具有广泛的对应关系。选择了它们之后，各方言区的

人学习起来就比较方便。

毛主席早就指示我们要学习普通话。为了充分利用语言这个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习普通话，扫除由于方言分歧给我们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确实是一项很重要、很迫切的任务。在解决这个任务方面，语音史知识也能为我们提供较大的帮助。例如普通话里没有入声调，古入声调的字分别变成平、上、去声。但在很多方言里还保存着入声，这些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时，往往不容易知道自己话里的入声字在普通话里应该怎么念。如果我们学习了语音历史，我们就能找出大部分入声字在普通话里的演变规律（详本书末章），按照这些规律去学，那就事半功倍了。

除此之外，语音史同其它一些社会科学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拿文学来说，就是如此。不仅在文学史，诸如诗歌、戏曲以及其它各种韵文历史的研究中，需要语音史知识，就是在当前的文学实践中，语音史知识也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诗词，都是用传统的诗歌形式写的。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诗篇大家朝夕诵读。它是我们文学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伟大的思想是通过伟大的艺术成就表现出来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能对作为诗词这种艺术形式的主要特点之一的音律特点，有所了解，必能帮助我们对毛主席诗词的伟大艺术成就作较深入的领会，从而对诗词中所表现的伟大思想能有更深刻的认识。由于诗词这种传统诗歌形式的音律特点，都是在当时的语音基础上形成的，要掌握它，也必须有一定的语

音史知识才能办到。

至于属于历史学范围内的各种学科，如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史等等，语音史知识对它们来说是必备的知识，就更加理所当然，这里就不一一详说了。

从上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出汉语语音史是一门不可缺少的科学，学习和研究它都是很有必要的。

（二）汉语语音发展的几个阶段

通常我们把汉语语音数千年来的历史，划分为下列四个阶段。

1. 上古期 —— 公元四世纪以前，即晋代以前。
2. 中古期 —— 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以前，即北宋以前。
3. 近古期 —— 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以前，即清代以前。
4. 现代期 —— 十七世纪到现代。

由于语音的演变是逐渐进行的，很难指出两期之间的截然界限。上述的划分只是大致情况。精确的分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现代汉语语音以北京音系为代表，历史上各个阶段的语音也都有自己的代表音系。上古音主要以《诗经》的押韵和汉字的谐声所反映的音系为代表；中古音以公元 601 年陆法言所作的《切韵》一书的音系为代表；近古音以公元 1324 年周德清所作的《中原音韵》的音系为代表。一般我们提到“上古音”，“中古音”等等，所指的就是上述的那些代表音

系。

（三）语音发展的规律性

语音的发展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语音变化的规律性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无条件的，就是指读某一个音的字全都变成读另一个音的字，不受任何条件限制。例如古代是 -m 韵尾的字，现在北京话都变成了 -n 尾。例如“甘”读 g n，不读 g m，“三”读 s n，不读 s m 等等，没有一个例外。一种是有条件的，就是指读某一个音的字不全作某种变化，只有符合某种条件的那些字才起这种变化。例如古代是 -m 韵尾的字在现代广州话里大多数仍然是 -m 韵尾，只有唇音声母的字才变成 -n 韵尾。例如“三”仍然读 sam，而“凡”则读 fan，不读 fan。

语音发展规律的这种严整性，一方面给语音史这门科学的建立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也对这门科学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任何推论，要是不考虑语音发展的这种规律性，都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四）古代汉语语音知识是怎样获得的

古时候的人死了，他们的语音也早已消逝，我们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获得有关古人语音的知识呢？

现在传下来的古代文献都是用古代人的语言写的，我们要了解古代人的语音，这些文献自然就成了十分重要的凭藉。不过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并非所有的古代文献都可以提供有关古音的消息。可以提供古音情况的资料，主要的

只有汉字本身、古人所写的别字、韵文、反切、韵书、韵图、中外对音等几种。

汉字虽然不是拼音文字，可是有些字的结构里头，却含有指示读音的成分。比如“河”字是由“氵”和“可”两部分合成。“氵”就是“水”字的变体，表明“河”字的意义和“水”有；“可”字是指示读音的，表明“河”字的读音和“可”字相近。这类字叫谐声字或形声字。谐声字虽然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字的实际读音是什么，但它可以告诉我们某字和某字在造字的时候读音相同或相近。如果很多字都用同一个字来指示读音，那就表明这些字的读音当时都相同或相近。比如“河、何、轲、阿”等字都用“可”字做音符，就表明这些字的读音都相同或相近。不过由于基本汉字在汉代以前差不多都造出来了，谐声字主要就只能用来观察上古音。

别字跟正字之间一般都具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因此古人所写的别字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关古音的知识。比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臆兵法》里把齐国的大将“陈忌”有时写作“田忌”，这就告诉我们古代“陈”和“田”的读音很相近。

我国古代的韵文非常丰富。通过对韵文押韵情况的观察，可以了解到一些古音。比如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曾经提到的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这首诗的头八句：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读了这几句诗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话里，“海”、“峙”、“茂”、“起”四个字的韵母一定比现代相近得多，否则曹操就不会拿它们来押韵了。不论上古、中古或近古，韵文都是考求古音韵母的重要根据之一。

汉、魏之间，学者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注音方法，这就是反切。反切是用两个字注一个字的音。一般地说，反切上字和被反切的字同声母，反切下字和被切的字同韵母、同声调。比如，“同，徒红反”（“反”或作“切”，“徒红反”和“徒红切”意思一样），表示“同”的声母和“徒”的声母相同，“同”的韵母、声调和“红”的韵母、声调相同。所以古代的反切可以作为考求古音的根据。由于反切上下字和被切字是同声、同韵的关系，用反切的资料考求古音就比谐声字、韵文要精确得多。

在反切发明之后不久，就产生了韵书。韵书是专门研究语音的著作。它把一个语音系统从声、韵、调三方面加以分析之后，再把汉字按照分析的结果分类编排而成。大多数韵书还有反切注音。所以韵书不但是比较准确地而且也是比较有系统地反映古音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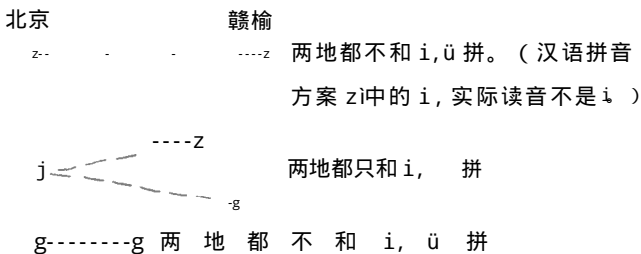
韵图是古代人研究语音所造的图表，大多和现代研究方言时所造的音节表一样。所以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关古音的知识。

以上的几种资料都只能告诉我们字音的异同或远近，而不能告诉我们字音的实际读法。能提供字音的实际或近于实际读法的文献，只有中外对音资料。对音资料有两类：一类是用汉字对译其它语言词汇的资料；一类是用其它语言对译

汉语词汇的资料。由于对译语言的文字是拼音文字，通过它，我们就可以知道相应汉字的读音。比如古代把梵文（印度的一种古文字）的 Buddha(读 B^h)翻译成“佛陀”，我们就知道古代“佛”字的声母是 b^h，而不是现代的 f；又比如朝鲜把古代汉语的“南”字译成 nam,就告诉我们古代汉语“南”字的韵尾是 -m,而不是现代的 -n。不过由于各个语言的语音都有自己的特点，对音不一定全都很准确。

考求古音除了依靠古代的文献以外，还可以依靠现代方言。现代汉语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某些方言的某些语音特点往往还和古音相同或相近。把这些和古音相同或相近的特点拿来和古代文献参照起来看，我们就不难获得古代语音的准确知识。比如“店”和“电”在古代文献里表现为韵尾不相同（详见三章）。这从现代北京话里虽然得不到证明，可是一看现代广州话“店”读 dim,“电”读 din,我们就知道，原来古时候这两个字的韵尾分别为 -m和 -n。

方言对了解古音的作用还不止此。有时，即使在没有古代文献作为依据的情形下，方言也能提供有关古音的知识。由于方言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方言之间的语音有一定的差别，又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根据语音发展的规律性，我们把不同的方言拿来比较，就可以找出它们在没有分化以前的一些语音特点来。比如我们拿北京话 z, g, 三个声母的字和山东赣榆话这些字的声母作比较，我们就可以找出下列的对应关系。



这里北京话比赣榆话多出一个 j 声母。于是问：是北京话的 j 较古呢？还是赣榆话和 j 相对应的 z, g 较古呢？也就是说，是 j 从 z, g 变来的，还是 z, g 从 j 变来的呢？这只要看这些声母和韵母的拼合条件就能作出回答。北京话的 j 和 i, ü 相拼，赣榆话和北京 j 相对应的 z 和 g 也都和 i, ü 相拼。如果我们假定赣榆话的 z, g 是从北京的 j 分化出来的，那末，不论从北京话，还是从赣榆话里都找不出分化的条件，也就是找不出变化的规则来。而我们知道语音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所以上面这个假定不能成立。赣榆话和北京话 j 相对应的 z, g 虽然和 i, ü 相拼，但不和北京话 j 相对应的 z, g 不和 i, ü 相拼。因此我们如果假定北京话的 j 是从相对应的赣榆话的 z, g 变来的，那末变化的条件，不论从赣榆话还是北京话来看，都十分清楚，就是 z, g 和 i, ü 相拼的变成了 j, 不和 i, ü 相拼的，保持未变。既然这一假定符合语音发展有规律的原则，我们就可以肯定这一假定是符合事实的。

最后，利用和汉语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如傣（d i）语、苗语、藏语等和汉语相比较，也能考知汉语的古音。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这里就不谈它了。

(五) 语音名词解释

为了通俗易懂，本书一般不用语音学术语。但也有少数几个无法避免的最一般的术语，现在解释如下。

1. 元音、辅音

发音时气流通过声门（两个声带之间的空隙）后，在口腔不受任何阻碍的音叫元音，如普通话的 a, u 等。发音时气流通过声门后，在口腔受到阻碍的音叫辅音，如普通话的 b, c, 等。

2. 口音、鼻音

发音时气流从口腔流出的音叫口音，气流从鼻腔流出的音叫鼻音。前者如普通话的 a, u, b, k 等，后者如普通话的 m, n 等。

3. 清音、浊音

清音是发音时声门敞开，让气流通过，声带不颤动的音。浊音是发音时声带靠拢，气流鼓动声带，声带发生颤动的音。元音都是浊音，辅音有清有浊。通常说浊音都指辅音而言。如普通话的 b, k 等是清辅音，m, n 等是浊辅音。

4. 塞音

发音时气流完全被阻塞，然后突然打开，让气流爆发出来所形成的音，例如普通话的 b, d, t 等。

塞音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成阻，造成气流通路上的阻碍；
- (2) 持阻，维持这个阻碍；
- (3) 除阻，解除这个阻碍。

5. 擦音

发音时气流通路缩小，并不完全闭塞，让气流挤出来所形成的音，例如普通话的 f, s, h 等。

6. 塞擦音

发音时气流通路完全阻塞，然后微微打开，让气流挤出来所形成的音，例如普通话的 z, ch, j 等。塞擦音的成阻和阶段相当于塞音，除阻阶段相当于擦音，所以叫塞擦音。

7. 送气音、不送气音

塞音、塞擦音在除阻时，声门开着，空气压力大，有较强的气流叫送气音；除阻时声带闭着，空气压力小，气流较弱，叫不送气音。前者如普通话的 p, t, ch 等，后者如普通话的 b, d, z 等。

8. 主元音、介音、韵尾

韵母主元音是韵母主要元音的简称。韵母由一个元音构成，这个元音就是主元音。在多元音的韵母里，较强，较响亮的元音是主元音，在主元音前面的元音或半元音叫介音，在主元音后面的元音或辅音叫韵尾。例如普通话 wei, yang 两个韵母中的 e, a 是主元音，w, y 是介音，i, ng 是韵尾。

(六) 音标说明

讨论语音得有一套标明语音的符号。为了便利读者，本书一般不用国际音标，而用汉语拼音字母。不过古音比今音复杂得多，拼音字母必得略作补充，才能满足需要。

关于元音方面，我们补充两点。